

曹操在古兖州的战略布局及其历史现象

刘刚



兖州，古九州之一，素有“兵家必争之地，九州通衢之所”的美誉。衢，是指四通八达的道路。这里既涵盖贯通南北的陆路要道，也包含纵横交错的水路网络。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叠加黄河故道的天然屏障，让兖州成为从古至今战略地位凸显的核心区域，更是三国时期曹操奠定霸业根基的隆兴之地。

《三国志·武帝纪》载：“初平三年，青州黄巾众百万入兖州……鲍信等地方名士豪强乃与州吏万潜等至东郡迎太祖领兖州牧。”自此，曹操以兖州为核心据点，依托其交通枢纽与安全屏障的双重优势，收服黄巾、整军备战，开启了逐鹿中原的征程。

如今的兖州，虽与东汉兖州“跨今鲁西南、豫东北”的广阔范围有所改变，但作为三国时期核心腹地的地理作用没有变，承袭了“九州通衢”的交通基因与“兵家必争”的战略地位没有变。

现在的济宁市兖州区位置，正是当年曹操军政布局的制胜战略核心区位，更是其两次征伐徐州的战略出发地及后勤保障核心基地。

从城郭街巷的地名延续到乡村村落的遗迹留存，从民间口耳相传的记忆到史料记载的曹操征战轨迹，都印证了兖州区域对曹操早期征战、战略霸业，决胜千里之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与当年黄河故道天然屏障及水陆兼容的交通优势，共同铸就了曹操军政稳固的“战略大后方”。

古今兖州的战略地位：九州通衢与天然屏障的双重赋能

曹操何以在兖州顺风顺水，高歌猛进？就在于这片战略纵深之地兼具“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特征与易守难攻的安全屏障性”，而“九州通衢”的优势，也决定了其无可替代的兵家必争战略地位。

九州通衢的交通优势。东汉末年的古兖州，是中原腹地的交通核心——陆路层面，贯通今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省，向北可达冀州（今河北南部），向西南衔接司隶校尉部（今河南洛阳一带），向南直抵徐州、豫州，向东辐射青州；水路层面，古泗水、汶水、济水等河流纵横互通，与黄河故道形成联动水运网络，粮草转运、兵员调度事半功倍。

如今的兖州，虽辖区缩减，但作为中国南北动脉及鲁西南纵横互连、四方通达的核心枢纽地位，千年未变，足以揭示支撑曹操捷报频传的制胜密码。

黄河故道的安全屏障。东汉时期，山东境内的黄河尚未大规模改道，其故道流经今聊城、菏泽一带，恰好成为古兖州北部、西部的天然地理防线。

今兖州辖区地处黄河故道东南侧，既远离前线战场（曹操与黑山军、袁术的交锋，多在东郡、陈留一线，距今兖州有一定距离），又可借助黄河故道隔绝外敌入侵，形成“外有屏障、内通四方”的战略格局。

这种“安全腹地+交通枢纽”的组合，使古兖州既能快速向周边战场投送兵力粮草，又能抵御外敌侵扰，完美契合“兵家必争之地”的核心特质，也为曹操建立稳固的政治、军事中心提供了先天条件。

古兖州与今兖州区的地理关联。东汉兖州刺史部为一级行政区，辖陈留、东郡、东平、任城等八郡国，涵盖今鲁西南、豫东北大片区域。今兖州正处于古兖州核心农耕区与交通枢纽，是当年曹操经营兖州的战略核心。

可以想象，作为一个具有战略眼光与智慧的一代名将，曹操不可能把军政统帅机关以及

11月29日至30日，山东、湖南、湖北三地部分文化学者与作家齐聚济宁，联合举办了孟子湖、黄盖湖、太白湖流域作家系列采风调研活动。

这场跨越鲁湘鄂三省的文化之约，以湖为媒，文脉相牵，开启了新的地域文化互鉴与传承之旅。

采风调研活动集结了来自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和山东的作家，先后走进济宁市兖州区、邹城市、任城区和太白湖新区，考察了曹操校场、演武厅旧址、大禹治水纪念馆、金口坝、李白青莲阁旧址、兴隆文化园、郭里镇伏羲庙、刘宝墓、邹城博物馆、济宁市文化馆等文化地标场馆与纪念馆，孟子湖、太白湖等湖泊湿地，位于任城区南苑街道博古庄社区和太白湖新区许庄街道廉庄社区的济宁市艺城石刻文化馆，实地感受济宁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志愿者们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掘与传承济宁地域文化的生动实践。

在始建于北魏的金口坝前，湘鄂作家们惊叹于古代水利工程的智慧；在青莲阁下，仿佛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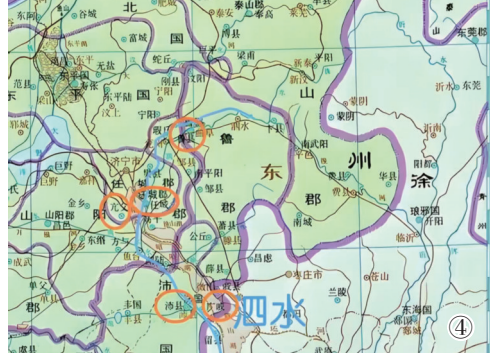
后勤、给养、粮草及将领眷安放在危险的战场前线，更进一步印证了今兖州颜店岷山作为曹军存粮后方的确切性。而如今兖州城东南部的“东郡”称谓，应是曹操在战乱时期建立军政核心基地后，对做“东郡太守”起家之地的膜拜神设。虽经千年变迁，兖州人依然保留着三国文化底蕴的历史印记，更包含了三国与曹操故事的传递。

军政布局的核心逻辑：交通赋能与后方稳固的优势契合

当时的山阳郡（今兖州、任城、汶上、宁阳、泗水、曲阜等）一带，北依黄河、泰山山脉南部，东连齐鲁，南接洛阳，气候适宜，土地肥沃，农耕发达，商贸兴盛，作为发源地的丝织业相当普及，具备天然的后勤保障条件。

初平三年，曹操收服黄巾军，收编能战之士三十余万组建青州军，“安置军民，保障粮草”成为首要难题。

《三国志·武帝纪》载其“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而古兖州“九州通衢+安全屏障”的优势，使今兖州所在的核心区域成为理想承载地；加之曹操推行“屯田制”之后，安置“青州军”家眷百万人口，形成最早期的“国策蓝本”。收编家眷得到安抚，军心稳定，为之后霸业打下基础。



这样的区域被曹操选定为军政指挥机关所在地，既是远离战场，得以建立稳固、安全、避敌的堡垒，又是具有一定纵深的古兖州腹地，便于驻扎家眷、集中存放粮草补给、制造兵器等。

从两次征伐徐州的战役，也足以认定这里作为战略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两次出征，路径虽有不同，但均以这里作为军政运筹机关。

第一次征伐徐州（初平四年秋）：西线出击，水陆联动。据《三国志·曹仁传》记载，初平四年，曹操因陶谦偷袭兖州任城，率军首次征伐徐州。这次出征依托了古兖州的水路优势，而现在的兖州、泰安、曲阜、汶上、宁阳一带作为东汉时期兖州的核心腹地，是大军粮草与兵员的集结枢纽。

曹操主力从济阴郡泗水（今菏泽定陶）出发，沿当时的济水转入定陶，顺流南下，途经任城国（今济宁任城），丰县、沛县直捣徐州。军

一线

三地名湖牵文脉 跨域携手寄友情

孟子湖黄盖湖太白湖流域作家举办采风调研活动

鲁翼

摸到“诗仙”李白泛舟宴饮的浪漫情怀；在兴隆塔旁，共同品读多元文化的交融共生。作家们轻车简行，深入寻访，并举行专题座谈会。

济宁市的成岳、刘刚、刘真灵、张现涛、李振峰、刘汝彪等文化学者和作家，部分书画家、文史爱好者和文化传播志愿者参加采风创作与调研活动，互赠书画与文学作品。来自湘鄂两省的作家们纷纷表示，此行领略的济宁始祖文化、邹鲁文化、儒家文化、三国文化、运河文化与非遗资源及民俗风情令人震撼，为跨域文化研发与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

政、兵员、粮草则由今兖州一带作为存储基地，通过泗水支流快速转运至各路部队，支撑大军攻克徐州。

先锋曹仁率骑兵沿陆路经东平国、任城国（今兖州西北至西南），扫清侧翼威胁，陆路通道的畅通保障了主力侧翼安全。而今兖州正是陆路与水路的衔接节点，实现兵粮同步调度。

兴平元年春第二次出征徐州，东线迂回，陆路贯通。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兴平元年，曹操之父曹嵩和弟弟与家眷等被徐州陶谦部下杀害后，愤怒的曹操再次讨伐徐州，改走东线以避开陶谦西线防御，仍以今兖州一带军政、补给基地及交通优势为依托。

曹操留荀彧驻守鄄城（今菏泽鄄城），主力沿汶水东进至泰山郡，经华县、费县（今临沂费县一带）南下直逼郯城（今临沂郯城），仍以今兖州作为后勤基地，通过陆路将粮草兵员转运至东线战场。

这次出征依托兖州贯通泰山郡的陆路要道，既实现了战术迂回，又借助后方安全屏障，避免腹背受敌，完美运用了“通衢+屏障+充足补给”的三重优势。

据史料记载，由于曹操推行“屯田制”养兵富国，仅195年，又在原有土地基础上，开垦滩涂、荒山土地数百万亩，可供军粮五万担，达二百万户。可谓兵强马壮，民心安定，为尽快一统天下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由此，曹操刚接手兖州牧时“群雄争霸，相互争斗，国界界线几乎一日一变”，四面透风、血流成河的局面得以改变，并在之后通过主动出击的战略战术，短期内收复八郡十三州。

这都与曹操实行前线、后防、军政核心的分离布局有关，即名义上以定陶、陈留、鄄城为公开精神统帅核心，诱敌为争抢地盘、粮草补给而集兵进攻。即便敌人得手，打下来的也是一座空城。这也是吕布大军等多次进攻曹军均难以给曹操造成致命一击，无功而返的原因。

事实上，曹操把真正的军政统帅机关、战略储备之地全部设在了交通便利的安全后方腹地，确保进退自如，游刃有余，这正是曹操的过人之处，也符合曹操生性多疑、处处设防，乃乃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性格特征。

今兖州城郭遗存的历史印记：古今地名的记忆延续

今兖州城区及周边的地名遗存，是三国历史记忆的浓缩，其史料佐证及百姓口口相传，均间接印证了当年“通衢枢纽+后方基地”的战略定位，传承脉络清晰。

今兖州城西南，南护城河以西，皇城护城河以南，现存有一处高约四米，面积近六千平方米的土台，兖州人祖祖辈辈都知道的“曹操点将台”遗址实物保留尚存。

结合其功能推测，此处应为曹操整训、调度的军事集结地。相传曹操曾在此运筹帷幄，制定攻打徐州战略方案，统筹粮草转运与兵员调度，与今兖州作为战前统帅及指挥机构、兵员集结、交通枢纽的军政核心功能形成高度契合。

兖州城区内目前尚存与三国时代曹操相关历史遗迹，包括三国曹操点将台遗址、老城区校场小区、城西大校场路（现更名为友谊路）、演武厅社区，均印证了兖州这座古城作为三国曹操军政核心基地的排他性。

今兖州周边乡野遗址、遗迹与史料记载契合

兖州周边乡野的遗迹遗址，与史料记载的军政背景、安全屏障、水陆四通八达优势相契合，成为密切关联的线索。

颜店镇袁庄村粮草储备、转运中心，位于今兖州区颜店镇袁庄村，东汉属古兖州东平国与任城国交界，史传为曹操粮草转运站与驻军大本营。

这里地处平原丰产地区，纺纱、织布、商贸、铸钱诸业发达，且靠近古泗水支流，兼具粮草产出与水运转输优势。该遗址现保留的长约几十米，宽厚坚固的“干打垒”夯土围墙，长十二米、深三米的石砌饮马池，完备印证了此地乃曹操安营驻军及军粮后勤枢纽的真实合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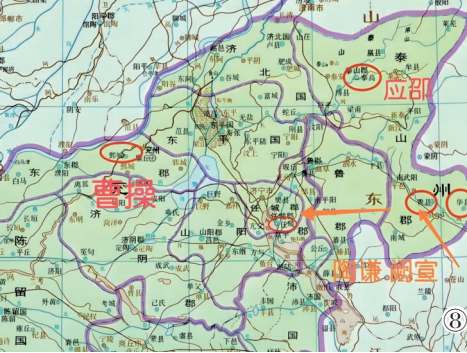
这些遗址，与当地“袁氏坞壁拒征粮，许褚率军破之”的记载与传说，相互印证了曹魏军队在此地征粮、存贮、转运、驻军的事实。据传，曹操选此地为本营后，将该地由“岷山镇”改称“魏阳镇”，辖七乡，当地人代代相传的故事，又进一步使文献与实地遗址的一致性高度吻合。

滋阳山屯粮洞：后方仓储的历史遗存

滋阳山，古称岷山，东汉属古兖州山阳郡。南麓现存的屯粮洞，当地人称其为“地下粮库”遗址。这些由人工开凿、青石垒砌，利用山体防护深藏于山脚之下贮藏粮食的地方，除本土人士之外，外人难以察觉。

这些洞穴开凿巧妙，朝阳避湿，布局科学，既依托后方安全屏障，又靠近交通要道，便于转运至前线，也与曹操“稳固后方，保障军需”的战略需求高度契合，是其后勤体系的鲜活佐证。

如今，历经千年仍保留“屯粮”历史基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兖州为响应“备战备荒”号召，在原址附近及旧址基础上，又挖建地下温仓十座，称“战备粮库”，可库容“六百三十万斤粮食”。近几年，部分粮库被用于贮藏美酒，仍在为当地发挥着作用。



历史记忆的活态传承：民间情怀中的古今共鸣

三国、曹操与古兖州的历史脉络，之所以能跨越千年延续，核心在于民间“活态记忆”与史料记载的相互印证，更在于“九州通衢、兵家必争”的战略内核。

从“东郡”的民间俗称到点将台遗存，从校场系列地名到袁庄村、滋阳山遗迹，每一处都承载着人们对历史的敬畏，也印证着今兖州与古兖州的地理变迁与内在关联。《三国志》等史料记载的两次征伐徐州战事，更清晰勾勒出古兖州“通衢赋能、屏障护航”的战略价值。这些记忆与遗存，成为兖州三国文化的“活档案”，既是地理标记，更是文化图腾，让古今兖州的千丝万缕跃然眼前。

这份跨越千年的传承，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兖州“九州通衢、兵家必争”文脉的生动诠释，成为今兖州最具魅力的文化底色，值得永远珍视与弘扬。

①②③岷山屯粮洞遗址上的战备粮库④三国时期据图⑤曹魏时期泗水流域图⑥曹操任东郡太守时形势图⑦二次征伐徐州曹魏大军集结、进攻路线图⑧徐州陶谦委任任城国态势图

王永 提供图片

那天晚上，女儿急切地打来电话说：“妈妈，儿童乐园的摩天轮要拆了，我童年的记忆在一点点消失。”

她说的儿童乐园，如今早已合并济宁百花公园了。但这个园子，被她们坚强地称作儿童乐园，那里曾是她们童年的快乐天堂。

2010年春节，小妹、妹夫从上海回家过年。大年初三下午，我们一起去坐摩天轮。那天女儿穿着粉色格格外套，扎着小牛角辫，像个可爱的小公主。我们兴奋地坐上了摩天轮，起初还是缓慢上升，快到顶峰时风力很大。那一刻我真有点害怕，屏住呼吸不敢往外看。忽然想起，小时候济南的二舅带我去大明湖公园坐摩天轮。热情的二舅让我用望远镜瞭望了泉城，如今我又像个导游，为大家介绍济宁风光。

儿童乐园的摩天轮要拆了，济宁曾经的小孩，都想再看一眼。连我这个曾经的年轻妈妈，也是依依不舍。

中午下班后，我特地买了两串冰糖葫芦，约上同龄好友——曾经的年轻妈妈，再一次来到曾经的儿童乐园，再看一眼曾经的摩天轮。一进园子，我们已不是当年的年轻妈妈，像两个无忧无虑的孩子，穿过小桥来到那片依旧挺拔的白杨树

下。阳光透过枝桠，洒在我们身上，斑驳的影子将我们带回孩子的儿时，深情仰望冬日暖阳里的摩天轮，糖葫芦竟忘了吃了。我们两个人加起来一百岁了，但在白杨树下，又回到英姿飒爽的时节。逆光里的摩天轮，让我们找回了青春，找回了陪伴孩子游园的时光。

那座巨大的圆，已拆出了缺口，不忍多看。但它在余光里，依旧钢筋铁骨，依旧给人快乐的力量。光影闪回，定格在我对摩天轮最深最深的一次记忆。

2011年，也是这样的冬天。赶上单位档案达标验收，我每天都要加班整理大量文件。清晨6点多，天黑沉沉的，我在百花公园跑步。“小冯！”一个悠远又亲切的声音，仿佛穿越整个百花公园，又像童年时的老人唤我的乳名。“闫老师！”我惊喜地大喊一声。

昔日热闹非凡的百花公园里，此刻静悄悄的。我们俩人来得很早，只见他正顺着摩天轮小路来回走动。因为偏瘫，他似乎画着圈走路，又特别用劲，却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支撑着。

他留着背头，说话时面带和善的微笑。每当听到闫老师亲切的喊声，我都会感到一种坚强，一种无穷的力量，感到人世间的阳光和温情。

他每次锻炼累了，就坐在一把椅子上，帮我看着车子，我也习惯了将自行车和饭桶放在他的三轮车旁。我们时常聊起老济宁的风物人情，聊起那些大街小巷的美食。他竟然把这些编成了顺口溜，朗朗上口，非常押韵。

每当聊到这些，他总眯缝着眼睛陶醉其中，仿佛在朗诵诗词，抑扬顿挫。我不由地沉浸其中，随那旋律回忆儿时的一幕幕。儿时奶奶带我去红牌坊买大枣，兰芳斋买点心，一品香吃包子，人民电影院看电影，百货大楼看橱窗，太白楼上晒太阳、读连环画……

我为闫老师竖起大拇指，“你可以把这些顺口溜写下来，我为你打印。”老人风趣地说：“这些都是我编的，说着玩的。”我开玩笑说：“它们可以收进济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老人听了，很认真地说要回去写写。那天我们拍了合影，身后的摩天轮仿佛也在听我们聊的老济宁故事。

后来我去一中陪读，一直惦记着这位老人。女儿考上大学，我的任务完成后，第一时间去寻找那位老人。听那些晨练的人们说，他前些时候走了，我一度黯淡，依旧不能相信，那个在摩天轮的钢筋铁骨中晨练的老人，永远地安眠。

摩天轮在缓缓地转，又将时光转回到五年前。那天，恰逢妇女节，春日的百花公园像一个五颜六色的调色板。春正漫不经心地赏花，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是春晖吗？”我回头一望，是我们单位的张主任，80多岁依旧精神矍铄。

我们走到淡黄的梅花与洁白的玉兰花前面，我顺口说了句“晚梅含泪吐娇蕊，玉兰绽放托彩霞”，老人会心地连连点头，“春晖，你那么爱写作，可以向杂志社投稿。”

“只是喜欢，写给自己看的。”我们爷俩边走边聊，“你看远处的花多漂亮。”我指着远处一片洁白的花，老人说：“它是杏花。”还让我仔细看那花瓣，“小楼一夜听春雨，明朝深巷卖杏花。”

老主任这样深居简出的老人们，过着朴素的生活，那么安然。生命，不正如一树花开，有时寂寞，有时灿烂吗。这位老人如今腿脚不便，再也走不到百花公园，只能从他家楼上眺望摩天轮。再过几天，老人从家里再也不会到摩天轮和它的旋转时，心里是否荡起涟漪？

载着时光与记忆的摩天轮，缓缓转到了2023年的一个秋日午后，好友继红约我去百花公园走走。

那时我父亲因肺部感染，正在医院ICU治疗，继红的母亲也在不久前走了。我们都很伤感，在一个小亭子下慢慢聊。也是在这儿，女儿蹒跚学步时，父亲推着小助力车，在一边为女儿加油，如今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聊到伤心处，我和继红满含着泪水，却紧握彼此的双手，身边的摩天轮默默无语。

一个多月后的霜降时节，父亲还是离我们远去了。身为医生的父亲和母亲，一生相濡以沫，医者仁心，不知挽救了多少生命，就像这转动的摩天轮，为人们带来了无数欢乐与温情，而摩天轮终究像父亲一样慢慢老去，以至永诀。

是啊，我们留不住岁月，可我们每个人都学会了成长。像摩天轮，用旋转的时光陪伴我们走过勇敢的、快乐的春夏秋冬，那旋转中盛满了生命的故事。

永远的摩天轮

冯春辉